



刻孫百川先生文集

明海虞百川孫樓子虛父著

同邑年家子陳禹謨錫玄父

叔孫七政齊之父選次

姪孫朝肅恭甫父

梁溪子壻華滋蕃伯昌父校閱

丁冊度記

丁音基
度音跪

度物者負壁為依一枝一梧於兩端以承片木狀若丁者則謂之度蓋隘于居而多長物者之為也余嗜書插架幾萬卷家所稱長物亦惟書窠多貫中以韋護表以繭類疊於櫝藏亦珍矣思夫鼠蠹莫之能啣濕暑莫之能浥曷若

爽而塏之登諸重屋之上陳諸踈櫺之中樓之其庶乎而
居無隙土籬無美金未之能樓也嘉靖乙丑積賣文金若
千緡以易東隣隙土僅數武噫茲可樓矣于是南向為樓
者三楹高二十尺衡二十有九尺縱半之右之偏復為一
楹以階下上於是移所藏而藏焉周遭高下通戶竇外罔
非書者而余日讀於其中不知寮廓之為廣吾樓之為隘
也斯樓也由邃閣傑構視之不啻若庀然、近市而阻河
故宜喧而寂小村而善塲故宜陋而雅宅匪東益惣可北
眠一枝而安即大厦不易矣樓以書建舍書則罔以名遂
願其額曰丌冊庀客時有叩命名之義者余不勝荅也為
之記是歲日南至子虛父識

涑原墓位小記

涑原者徐氏新墓也在常熟官蕩之陽坐 向 縱若干
丈橫若干丈中為主穴以葬強齋先生先生諱松字天挺
父某母劉以成化九月念二日生先生甫八十日而孤育
之教之悉賴母氏比長文譽赫翕邑中一時以父稱者與
先生而八故號八才子乃七人者先後貴顯而先生竟不
一第晚以貢為南康司訓鬱、發狂疾以歸無何卒嘉靖
乙亥正月十七日也年十六配顧繼周側室楊子男三立
本庠生娶范隣竹女楊出立誠先卒立節庠生娶陳懷麓
女周出女三長適大冶令陳官次適顧竒文顧出次適沈
熟周出竟先生卒時猶未抱孫以己亥葬寶巖灣執友朱

東河謨誌後二十五年為嘉靖癸亥遷葬洮原時陳氏女從宦于大冶忽夢先生語之曰吾後宅于善地矣詢其期即葬之夕也

同穴為周孺人父蓼墅公母文山顧氏笄年來歸先生事劉甚謹撫子女甚均不以前室少室異心家貧賴子為人塾師僅給饘索遇貧者又輒口佛憐之不靳施與晚以子女連天屢哭之亦卒年七十生于弘治戊午八月十六日卒于隆慶改元正月念二日子男女見前記孫男二國華聘沈象菴女國是聘范斗城女孫女四長適王之屏卒次諾顧秀次諾叙州通判程三井子廓次諾曲周令王笠洲子維嶽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二日合葬于洮原

昭穴為長子范山君諱立本字自端為人醇謹孝友初入庠以嫡母愛季欲以名讓季母不可乃心累秋試亦不第自少勤苦節縮僅有餘貲一夕盡喪于盜亦遂病狂數求死防者少懈維絰矣死後啟壞垣乃得其與弟書善視子女云生于正德戊寅十二月念二日卒于嘉靖壬戌十一月朔日年四十有九子一國華婿二王之屏程廓以乙丑九月二日葬洮原

外史曰余聞長老言先生蓋峭直不羈士也人有不善面斥之即貴介不少讓晚乃却掃不闖外戶遇人更折節下之竟日不發一語若兩截人云當其疾作時揮金不顧非周孺人則諸子益罔所藉若乃長君之賢後不得其死茲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三
又何說焉語云物反于極天定于久吾以竢新原之効靈乎爾

龜室記

丙午秋余挾策赴金陵道呂城之北陰雨決旬高岍為谷蹄涔之中有龜隆然挽舟者持而獻焉余乃滌其滓而置之盂飼以牛豕之內時聯檣南北行者殆無慮千艘咸若弗覩也者而過之而偶獲于余豈是役之捷神物豫以告耶既而抵雲陽舍舟即陸琴書之外不遑將也家故祠玄武遂命僕可畜龜玄武祠下謹視之乃行肩輿後先遇同邑龍山查子話其事查乃曰有是哉余所獲與君畧同而尤異焉余殆先君一籌矣乎今之春余賓于令弟氏之館

館人持一龜來長徑半尺館在池之央澤物之易獲也固宜余竟不問未幾邑尹葛侯聘余入訓其子開閣于治內輿皂某者復持一龜來云獲于堂之祀下治之去澤遠矣且譁聽之地非龜所宜宮也余始異而畜之近啟其龕尚無恙也夫龜鼈類也鼈者元也神其再告之矣豈徒君若已耶查且語且詫夸艷之氣特甚余之輿人方賈勇趨風不及申一詞而去逮八月撒棘則查以明經第一名列魁選余于房考亦以明經第二入彀乃胥嘆所值之合符而物之効靈若此徂冬期及計偕風霰時集祠下之龜方却食穴處余憫其寒也謀作室以居之旁甃以石下藉以茅周塲以堊上掩三瓦戶東南向以竇陽光高僅尺廣如之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三
四
深信之別闢一罅以便入出雖匪山藻之華而脫乎鎖杓
之酷龜亦謂之遭矣自午及酉已歷四霜余謂龜非家畜
矧豫且之事可鑒也乃卜日函櫝放諸水濱方啟櫝有聲
啁啾然暨投之水則叩首四顧蹒跚而上若是者三余乃
曰哀鳴之聲徘徊之狀其弗忍予棄也乎宋庭前却迄返
而竟割其軀余縱之而不去今古異同無以疑為也復歸
而納諸室庚戌冬日室且壞旋命葺之追而為之記

紀黜有序

卞生獻璞荆王荆之人咸抵之曰石王謂生給已罪之刑
而實玉也生再獻則再刑世無兩卞生誰歟識王者石不
石易知也剖之斯覩之矣荆不剖而輒罪生、不告之剖

而甘于罪當是時生獻心未已奈無三足何日夜抱璞泣
繼之以血卒之玉果出而形則殘矣噫世不有剖璞覩玉
而又不免于刑者哉生之泣更當何若也生殆以身殉玉
者邪夫玉即萬鎰連城亦器耳而甄士者輒以玉喻不倫
也荆人一失玉而受嗤千古矧失士而至再四者邪荆王
雖失旋得矧失士而竟不得者邪作紀黜明制以帖括取
士閱三歲春官羣兩都十三藩先後鄉舉士而大比之士
可五千人入彀者不下三百蓋拔二十而得一云兩都之
試主者柄之十三藩之試御史柄之乃春官之柄幾旁落
房考矣房考則翰林給諫六曹官相參也而翰林居四之
三又詭以文藝自任而氣陵其儕睨視兩主考昔亦我輩

也而意侵其長廉污異品工拙異技雅俗異尚勤怠異心而士雜然應之于是有遇有不遇者焉于是有宜遇而不遇宜不遇而遇者焉而人遂從其所遇者所不遇者而異視之余嘗就試者七蓋遇者四而亦竟不遇嘉靖庚戌主考為張龍湖治房考為邢雉山鳳初場卓午而余七義已畢藁申而出日未下春也余賈餘勇繹七義甫成而陳愛鶴諫適至讀之擊節不置謂可在一二間明日遂謹傳都下來讀余文者接踵矣比放榜人胥駭余亦南還弗問也未幾愛鶴貽書云君卷在雉山所擬首薦矣以中場故屈為二填草榜時名在二十四而龍湖間從十八名始檢讀之迨君卷以騰者不恪不可讀命予墨卷讀之騰亦不恪

遂黜君而易以陳道基愛鶴者余始之夫也是歲入教謁謝雉山而聞此語道基閩人也號我渡官至御史大夫云又十年而有己未之役是歲房考僉擬曹含齋大章曹余兩世同年又同門友也 命即未下余引嫌不往見而曹故所昵友羣飲于其邸諧笑間齒及余且散曹囑之曰傳語孫君旦日可早來余雅無意往而羣強之往至則曹病足獨卧密室不可揖拜賓主各張拱為禮時至榻僅咫尺無兩口四耳也曹意似憐余而欲收之而余終無乞詞久之飲一卮以出不兩日陸海禪來陸曹客也入門即云若聞曹入簾乎亦聞有行賄者乎我保為君濟之余斥之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奚為至于我曹以高第官翰苑不思遘

中以報而乃為是言脫非曹意君慎無敗乃公事也陸駭其語踉蹌去兩日而曹遣蒼頭持刺云好為我作長歌以壽錢翁者刑侍景山公父也余辭以試迫不暇蒼頭曰主人先相公入場當更迫余諾之厥明蒼頭復來索詩去曹蓋餌余者數矣而余竟不悟乃余卷果在曹所取第四矣比拆號曹始知為余銜之甚昌言曰是其同年生性輕浮善作小詞俟老成用之余時已踰強胡未老也又落第而曹亦免官歸矣始為好言而貽書曰日承乏場屋得一卷奇甚擬首薦之書榜時竟不可覓已得于它所揭封知為君也甚悔此謬語耳而無錫安氏從曹得余卷歸我三場咸取上批詞俱極贊美今曹書與余卷具在也又三年

而有壬戌之後是歲余邑就試者十九人獨王笠洲嘉言入設養齋嚴訥時知貢舉命蒼頭檢落卷已得十七惟余卷竟不可得余聞之曰得非前度劉郎邪後數年道逢姚九華文炳云君已第壬戌矣卷在吾鄉某氏家余嘗觀之應在高等不知取君者為誰又不知奚而不取也某氏亦業尚書嘉君藝日置几上耳姚錢塘舉人余舊雨也最後為戊辰余年已踰艾其神尚未耗而其詣亦以益深矢作益明焚舟計乃落第後三日殷養真濡來云殷與申瑤泉時行同舉是歲殷入設謁謝申曰余房有一卷甚佳益義破可冠場余揭其號于壁將高薦之而後兩場若出二手放榜後知為孫君余恨無緣失此名士當是時余所交

居當路者索之也咸諷之曰盍歸乎世有如此才而竟不第者乎余應之曰母氏則老矣犬馬齒長矣遂謁選得吳興司理而陳我渡時為浙觀察余遵禁未之察也乃德清張校官與陳同鄉張謁之問署德清篆者為誰曰孫司理某陳遂曰是渠耶此三吳名士歸可致吾意它日陳以進表行凡屬吏例有考語其考余語多溢美之陳公蒞任余未之識而何以得此于陳也已而陳晉巡撫按部吾邑余已拂衣家食矣而陳復餉以數金鄉宦而不由進士通籍者上官無饋金例豈陳超格視余邪抑念庚戌事憐之邪時曹居鄉多不法監司窮治之而曩日穢事益狼藉不可揜曹于己未應中十三卷而丹陽平湖江陰金壇華七八

子以賄得者半之曹之子亦嘗云得丹陽一莊而落孫年伯此是虧心事昔人以門生為美莊曹以美莊為門生而其子亦醜之矣夫取士以文而文者未必取者又多以賄此竒傑之士所為扼腕而長往者也余也七戰而四勝不可謂無文四勝而迄無一成不可謂無命庚戌困于字拙字誠拙矣而制非諧貢也乃己未則困于無金即有金余亦恥而不為戊辰則困于後場余第恐前場踈耳若後場余所優為也不意政坐此耶而榜中人豈盡晁董邪試較之孰與仲多邪信矣夫命寔為之也而世遂以資格軒輊人使天下之士惑之為所奔走至白首黃馘而死而不悔者何限也余也留滯三十年之久往復八千里之遙抗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三
南人之柔骨冒北漠之剛風驅車峻坂則覆轍是虞挽舟
堅冰則沉船幾殆寇盜叢中鯨鯢波上艱難險阻備嘗之
矣而又囚首垢面跼蹐蝸殼中饑弗食勞弗息者蓋窮三
十晝夜焉嗚呼日有三死事無一成豈余夙業有負邪悲
乎哉志士之窮也達生者善自愛慎無以百年易盡之軀
而為造化小兒所侮也哉

後紀點

余落隆慶戊辰第姻朋來唁者相踵也或曰年暮矣母老
矣盍祿而養諸或曰世有如此才而訖不遇者乎盍歸乎
以需次舉也二策日囂于耳未之適從一夕夢謁神、呼
余前而罪之曰若人殊不隹余對曰所不隹者何神曰非

謂今也若前生不隹必不第矣東顧虬髯寔睛黥膚而寇
者曰疾持簿來寇者陳于几神未數展得余名指而作喜
曰嗣今俱入隹境矣余驚而寤曰豈夙因耶果爾人安得
與命爭也遂從諷仕者策曩余癸丑入選格距今且十有
六年選郎例以愆期不時授上不使登天衢下不即出之
淖中此長獮所以喻積薪平仲為之叱堂簿也自冬徂秋
餐珠爨桂送旅雨雪廣陌風塵備嘗之矣日策寒衾候揖
庭下而退絕不聞若何久之除吳興司理余捧檄而喜曰
母子幸矣往余不仕蓋不忍離母也今去吳興三日程耳
曷異鄉郡耶過家上冢將母以行以伸五斗一日之養在
茲行矣胡幸也比入官大中丞而下若御史監司部使藩

臬諸大吏可數十人、異情也而胥藉視聽于司理司理為之劑其良惡條其因革急緩而上之一不讐乃公意則毀言日至即他善無論也遠則委之閱儲稽滯會質檢牒勞其身以逸大吏近則移左移右攝篆以須後至蓋余攝德清者六閱月攝歸安者十閱月攝歸安兼攝烏程者又三閱月兩邑間一日分聽之最後攝郡而司理投牒者又日無虛焉本圖迎母以承昕夕歡也乃什九在外什一在內即在內寅而出終酉而歸復秉燭讀牘不丙夜不止而余故病夫也又散人也家食時米鹽蓋箴一切生計了不關涉日手一卷哦于齋中門以外雀可羅門以內草可首也而一旦束以冠裳冒疾視事日具飯于堂一投箸則

赭衣赤幘之夫紛于其目狺辨撈楚之聲亂于其耳頃之門有謁客郵有過賓又投筆起應之而後事、然業已無若之何為之抑情俛首于茲者幾三載大非故吾矣稽生曰一行作吏此事便發較余在官與在家不兩人耶蓋欲投劾乞歸者再而母氏呵心之乃幸未大計余應在調方晨起排衙歸安而報者請問余令昌言之何害乃告之故余笑而起曰潛夫本情今可遂矣即麾吏散去又出輕繫者又檄郡幕一人縣貳二人檢視倉庫又即日封篆歸郡羣吏旁睨而駭曰盍少緩之尚藉此幸有入也官而失篆土偶不神矣前亦有應去者忍不肯舍胡亟也余叱之退明旦諸鄉大夫董潯陽先生而下先後唁我余方以息肩

自快喜見眉宇諸大夫曰先生其有道者耶胡失得之際
了無愠容邪乃鹿門茅先生者雅知余尚貽書數百言謂
余不再仕為高而從叟之又明日入會城辭諸大吏罔不
異余是考且以余不盡用為惜已復慰之曰君第行安知
今日之遷非異日之階耶余辭謝曰節母老矣茲調必遠
惡將之固難離之不忍先人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續饘
粥不敢再誤矣軍門秋潭熊公曰若年尚強何亟言歸吾
儒所養政于得喪處用之一失意遂浩然如許耶又曰凡
視篆而歸者例必遣查此以防匪才耳不為吾輩設也若
第行余媿乎其言余又辭方伯節齋劉公邠而入辰而給
文出矣且遣吏持刺囑之曰為語司理君政恐旦日來領

既勞之且滯之耳母更謝為也于是扁舟竟歸途中戒鳴
騶絕鼓吹徜徉三日卧遊烟波雲樹間至驩也會鳳竹徐
公擢順天京兆行有日矣促余共濟余陽應之曰兄携家
以行似不可共徐曰當為兄更覓一舟耳余又陽應之曰
始余意不赴調亦不起文寮友署郡者曰起之便異日更
來索文良難遂叙余上官獎詞于文余讀而駭之曰得無
傷銓曹意乎作官若是而調之考課者非矣故難于行耳
徐曰第持文來遲之數日保為兄易之又數日會徐于讌
所問曰文安在耶謝曰兄意良厚弟本不欲往前兩端遷
辭耳徐曰誠然耶惜矣惜矣余自念居官三事詢可罔媿
而計吏者曷為以是報之也固疑之矣乃郡而覲者則貳

府藍君也藍歸貽書謂曰考之日先郡後縣郡諸公俱各報最迨歸安有葉丞者五花考中有速化語時中玄高公以內閣攝大冢宰勢張甚遂大詫曰此二字似譏銓部化之者誰耶所為速之化者非賄耶彼何人斯而訕我若此眾愕然不敢答憲長崗峰曹公跪而告曰知府物故攝篆者孫推官也似出伊筆高益怒將加重謫覆考君語俱上上通于公誼僅調簡耳余曰此豈偶然哉意余涖官未幾與守燕坐偶談此丞善鑽且多遺穢今幸他徙不爾將按之此丞先予若干時去矣未識也而其行則稔于余比余攝郡時覲期迫矣一時諸上官取辦于余而余于葉實有是語蓋主于先入不謂逢彼之怒亦豎儒不嫻避忌耳久

之予始知釁出于藍前書謬語耳先藍筮仕西安司理考最赴召以姻連宗室補外余時識于燕都竊目為老吏且同官而長輒兄事之而不意其相左也余以蒲鞭小懲而藍矯以峻刑樹威余不苛察細過而藍詭以搏姦為神且善伺守意唯諾卑徐而守亦惑之為之延譽見謂為才然以長者稱守未嘗不先余也間以文藝聲詩乞于郡諸大夫者守又悉推余應之文成守擊節贊嘆不容口歲試諸生又悉推余甲乙之而守敬愛余彌篤藍益忮矣故事郡守缺郡丞當代覲藍雅不欲往詭曰丞涖官後司理一月司理諳郡事當行上官難之卒屈于例藍且忿陽為好言而感額曰行則行矣奈資斧何余諭諸州縣常額外益金

可二百餘又搜長府得羨金若干悉讓之而余私贖亦數金以上藍又謂余曰共君相朝夕甚驩也今將離矣得無一言以寵余行乎余不虞其忌余者政以文也諾而贈之覲畢藍且歸笑謂偕計者曰孫君此時復能坐郡齋弄筆札耶余本不工于文而吳興大夫士采名者雅先聞余既至赤芾者索我以贈言青衿者叩我以校藝余不能盡却也乃有善私謁議吏治者不之余而之藍出必目之曰酷吏俗吏云當是時藍既藉守得譽守死而藍遂薄其子余始訝渠非長厚者然亦晚矣藍與高同鄉還郡未幾擢僉山東臬以去而險詭傾危之状悉露甲戌再計吏兩臺交論之坐免巡江御史萊峰陳公亦論藍者先司睦州理與

余同時又庚午外簾同舍也按吳日造余語藍諸狼藉事且曰姑無它論即傾同寮亦若干人公其一也公長者隋其術不自覺耳往歲考課時侵公若何語余再叩之連呼不足盡言而退余也中無它腸而或不戒于口獨于文事未能而有志焉未仕時一覩張杜者流必讎疾之不自意首為法吏且值囂訟之郡而又不忍用重典罰二十以上即為呵止悶之政殊不快人意與人語必數肝膈乃有以虎噬獵名以狐媚要譽者日狙伺而驚擊之宜其及矣曩余在都分守滄溟李公以賀表至余謁焉而語多溢羨若有為之先容者李齊人也何自而知余嗣李者鳳洲王公余舊雨也不以屬視余亦不以官召余而稱之曰公余

或獨謁之乍入門王已覩矣亟入內揖余而進若畢仍命
先出蓋不欲以進退兩參辱余也嗣王者為確菴曾公余
又以文學政事兩辱知焉余有讞必當公意曾有撰必委
余判定時近滄谷公開府浙鎮常衆中呼余出班曰余聞
若吳中名能文人也余有三文若其代諸余謝不敏庶時
持以獻谷仍于衆中極口贊嘆而即以藁委藩司錄焉于
是闔省譁然無不知余者余之不棄于君子類若此而一
人能立敗之信矣乎余之命也今歸且數年矣舊治所知
或緘書慰存或遺餉相勞或訪余草堂三四日不忍言去
者乃吏民亦時來叩首堂下稱恩府云有嘲余者曰君棄
一第而博一官、未一考而歸、未再期而子喪母也類
如兩孫孱如生計日削老態歲添君嘗夢入佳境曾是之
謂乎余應之曰人莫逸于閒莫福于壽余也日高而晞髮
下春而偃卧賓至一局客退一卷上膳高堂即投踪于山
之厓水之澁與漁樵相逐久之忘余為貴人或不甯讓畔
且與之爭坐矣二簋在案萬卷在架性不解飲而詩喜言
醉貧不畜伎而歌能正譌花月之讌詩奕之社未嘗不與
也且踰六望七日噉數升若是非佳境耶神豈欺我耶彼
藍氏之子惠我多矣吾何尤

陳貞婦家傳

貞婦張姓常熟虞山里人也歸同邑陳氏子榮陳之先以
詩書世其業悅齋先生九疇博通羣籍潛心濂洛而家學

益昌邑乘列於儒林榮其孫也榮自少資穎絕人書一覽默誦不遺弱冠已晉為廩生時譽燁然未壯而天貞婦甫二十又八上有喪姑下有孱嗣終鮮兄弟而家又食貧罔所藉以聊其生貞婦哭幾絕欲俱死乃又念三世是繫即死陳不血食矣會有寇警貞婦盡鬻嫁時衣珥以襄事勿之有悔旦日營具食堂上復自乳襁中兒身竟不獲一餐也兒就外傅乍離懷中晨而啼或不食貞婦亦不食疾則周章藥禱間矢相為命姑暮年嚴燥難事貞婦委蛇克諧卒底於豫姑沒為之葬子冠為之娶女笄為之嫁凡更凶禮者三嘉禮者三無尺寸之藉無強近之助即丈夫其難之而貞婦以一孤嫠萃百責比婚嫁畢稅家政于婦乍可

息肩而孤兒又殂貞婦復字其遺孫年益衰罹變益多其創益鉅其勞瘁且百於曩時也晚歲孫男女並授家室兩孫先後選為校官弟子有雋聲而貞婦年八十以壽終卒克保其廬不隕其祀其有造于陳大矣豈天憇遺一老以興其宗耶貞婦法應旌典邑令馮汝弼嘗大書貞節匾其廬擬聞諸朝會去官不果且其家貧罔以行賄故也子一紹武紹武字繼儒父榮為翠巘先生故彌見巖以寓思焉甫晬失所怙母張鞠之稍長知其先世及母氏盡瘁伏矢志以儒業自見盡發其遺書讀之出門交必當世之名士見友之執恂然承以溫顏而友之執亦念翠巘故交愛之不啻家人子夫婦拮据織畝稍繼饘粥貧去其三乃其

質脆弱面白指而唇朱兩目羊視未壯而多髯相者曰夫
夫非遐狀也年三十五竟卒紹武雖蚤世未報母劬而存
時奉張極甘旨夫婦藿食不充庶幾乎一日之養云娶夏
氏子三策三劄俱庠生夏氏建寧郡守錢峰公女也始公
與翠巘同庠每試二人互相先為諸士寇故二人相友善
會兩家婦各有娠二人相指腹盟曰生或男女幸作配無
相忘也而公家乃誕女陳誕男未幾翠巘卒家貧甚或諷
公曰前言戲邪豈遂成之耶公曰此吾心也負吾心者有
如皦日即以媒屬所諷者而夏女卒歸於陳男云時公業
已舉進士官二千石矣夏氏為貴介女一旦嬪貧家或疑
之得無傲而愆于儀乎夏氏乃即解所衣繡縵綺縠服三
澣衣短衫窄袖日供力作未央而興漏盡而寢罔怠朝夕
盡易裝具置田給贍間在侍色愉聲柔奔走先後惟姑意
是承姑憐而心之則曰婦道固然也客有知子而來者又
輒供具為饌念陳三世單傳若綫買吳姓女飾之以進於
夫而吳女三孕不舉僅舉一女夏氏則聯舉二男豈不姑
之報邪抑陳之世澤不可使殄享邪無何夫婦相枕疾夏
氏夢一丈夫抱二鴛授之曰以累汝寤而審厥狀姑曰其
吾先夫乎夫聞之泣曰吾父不以授吾而以累汝吾不食
新矣未幾夫卒夏氏且疾且悸自是痿莫能興不復穀食
日惟飲醇酎數酌若是者餘二十年所即在床席而上養
厥姑罔有不虔亦罔有不腆每上食必命持詣榻下審視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三
曰可矣乃敬進之教二子愛不忘勞二子亦雅馴克當家
大人之心今並列為弟子貞夙有祖風陳之興其在斯乎自
夏氏歸再更三年喪四娶婦一嫁女終其身無一日之逸
也哭姑致毀故恙尋作相繼卒兩世一節國人交羨之
外史氏曰古稱貞婦有矣乃編戶之家罔克朝夕卒能上
養其姑下保其孤死後保其孫四世賴之若陳貞婦者
亦鮮儷哉英廟初陳有以節婦表其宅者今棹楔具在也
貞婦豈有所聞而興邪貞婦全已之節厥婦效之亦以全
其節又胡陳閨之多賢也余亦孤嫠之子與貞婦隣而雅
善其子若孫故作陳貞婦家傳俾太史氏采焉

啞乞傳

啞乞者乞於虞陽之麓數年矣虞之巔玄武之神祠在焉
靈聞四遠三吳之祈者報者輿者徒行者行數步輒拜起
再行者陟者降者蟻而尾鱗而次日無慮數百千人而春
日為尤羣乞長跽道周候若人而乞焉乃啞乞故啞也即
乞又不能効羣乞以呼于是綴鈴左手搖以代呼而以右
手指其口舉頭搶地目攝唇張梗棘可憫東西行者輒擲
以一二錢多或至十餘錢有恠弗與者亦聽其去不乞也
日暮積所擲善呼者反不逮啞于獲最少者又分與之遂
能雄於羣乞間而聽其所前却群乞窘行者多索錢啞至
輒麾以散啞前後積錢可數百緡遇塗不治者梁且圮者
輒捐錢助其役旋乞旋助不留一錢一夕夢玄武神界以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三
一粉丸大如雞卵命吞之厥明能言矣余嘗偕陳太常山
行啞遂連呼余二人姓連拜道左棄鈴不搖也余怪而詢
其姓名貫址則曰乞胡姓章一名邑之梅李人也述所夢
甚悉然舌猶木強不可了。逾月復遇之口吻益清利顧
似儻父語不類吳音噫亦異哉夫啞天譴也又不能自活
而假於乞亦何藉而為善也以勞且辱得錢而以慷慨散
之散以利物錢得所用此其一念天實臨之矣前此生而
行惡故譴之以啞今生而行善遂報之以能言天其假
伊人以警眾邪毋謂天為無知謂小善為無益也而世之
稔惡不悛辨口自文者將啞報于再生矣

送少司馬近滄谷公績成應召頌有序

士之始進也非上之人有以教誨之保惠之則罔以行其
志而遂其良是獲乎上者斯治民之機而慎厥初者寔令
終之道也然位崇者其分易踈德尊者其議難合而始進
之士方且嘗試而冒為之乃或周章于簿書倉卒于酌對
其為遇也亦艱矣今司馬谷公之再仕于浙而其再遇之
也詎非至幸乎哉某之筮仕于嘉邑也一命甫膺百里攸
寄將小鮮之難烹而羨錦之易傷也時則公分守于浙右
進之門墻胥之教誨矜其不能恕其不及而其幸免于罪
戾乃今來守吳興厥責彌重時事彌艱加之淫潦日以饑
饉公權于十有一郡之中而診念是邦籲天蠲租三徵其
一穀倉仰哺十散其九民之不為魚鼈不為盜賊也有由

然矣民賴公以生而守賴民之生以治公之有造于某又
奚啻嘉邑已也古人重知己之報而尤莫重于賢者之知
今公之應 召而往也其則胡以為報耶敢序公之生平
而拜手以獻夫大司馬谷公者當代之偉人也公產于東
海之上稟扶桑朝旭之精乍離溟渤而寰宇騰輝甫麗昂
中而幽遐普照以故年未弱冠聯奮甲科一命而花封拜
命而粉署三命而惟藩惟臬宦轍所駕罔不風猷先馳膚
功隨効跡其錯綜于鉅細劑量于緩急一切兵氓之利病
錢穀之盈縮人材之黜陟風俗之媿惡又進而國是之從
違密勿之獻替悉炳幾光明並燭照其畫規也素矣其閱
歷也深矣其敷歷中外蓋三十年所矣曩 天子明聖選

念東南簡在我公殿此雄服公乃璽書按部露冕乘軒觀
使節之復來歡父母之乳邇卒之歲星所守海若効靈夷
氛淨掃鯨波晏如公復推經畧之餘條撫綏之令察政蹟
而媮墮之吏奮矣黜貪墨而苞苴之風懲矣禁囂訟而告
訐之門杜矣表貞烈而孤嫠之幽闡矣稽積貯而出納之
姦息矣出之于兵革之中而厝之于衽席之上洵足以解
宵旰之懷寬東南之顧而蒼生之望之者且遍于天下矣
于是功懋而進之賢勞而優之賜環遄歸側席延佇蓋不
忍以四海之仰德而久淹于一方也乃今海宇寧謐守在
四夷安所事兵而壯猷石畫先聲伐謀如公者又不待運
籌帷幄折衝樽俎而後焉醜虜行且喙息無所矣兵革偃

百川先生集卷之三
而禮樂興武功成而雍熙洽公且晉于端揆而竑功偉績
將暨及于天下矣又奚止十有一郡已耶王程云迫公車
載脂召伯來宣棠樹遺菱憇之迹周公歸相衮衣難信宿
之留河內借恂而不得山陰贈劉而不受湖民懷德殊不
勝情乃羣焉庭造致守及公其不敢拂民之欲而無以伸
已之私乃代為之頌曰

惟天純佑篤生偉人降神東土于海之濱朝旭乍吐義馭
其輪升于扶桑四海向晨公之陽德獨稟日精厥蘊赫奕
厥施光明家為神駒國為瑞麟為牧伯長為社稷臣宦轍
所駕垂三十春公之來兮撫我越氓鋤暴以義煦弱以仁
以正肅察以躬導民靡風以殄澆俗回醇庶績惟熙百度

惟貞惟吳之興歲逢不辰伏陰恒雨一壑無垠歲凶無食
食竭無生民既瘁心守也靡寧惟公哀之請命 帝闡爰
蠲常賦爰開常平饑者弗啼病者弗呻懷公之德報公于
身惟越有山高岬嶸岫千秋不磨似公令名惟越有水汪
波澄清千頃不竭似公遐齡公望彌隆公政聿成 天子
有詔掌予太兵一節以趨龜日戒行民卧公轍慮稽公程
老幼扶携告守之庭公不我留守不我鳴我思我公孰達
我情詎惟民情守亦同心兩仕屬吏十載門生誨兮耳受
德兮而承公今去矣予將疇親乃代民語并摠我誠是曰
去思是曰頌聲

麟趾頌有序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三
已卯一陽之月邑侯中台留先生始誕元子是夕也雲輶
降天樂鳴環治而廬者悅焉聞且覩之也於是縉紳之老
下逮襁褓之夫咸欣色相告稱賀于侯或餉以甘飴或獻
以錦褙踵相接也客雖縟于儀而侯且廉于取徒僕之耳
乃侯世澤之邈吾民與情之公迄未有能張之者某不佞
請從邑子之後而颺言曰語云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言神
明之胄代生詰人也五季時留之先建邦漳泉爵稱鄂國
既而歸款真主民無橫罹以長育閩民等於吳越之錢焉
當孝光朝忠宣公以一代偉人正色侃論天下稱為賢相
爰及苗裔不殞厥聞留與趙宋寔相終始夫忠宣之去鄂
國若干世矣侯之去忠宣又若干世矣蓋六百年于茲而

侯之高曾而下復以詩書科第蟬聯而魚貫惠浹黔黎功
存宗祏其植德滋矣其取數多矣世家若侯世德若侯而
食天之報也詎有涯耶乃侯之為宰也有不可欺之明而
行之以恕有不可奪之色而劑之以和勤于在公而榻無
晏眠慎于防微而戶無夜啟吏曰神君罔敢行其奸士曰
良師罔敢懈于學詩有之民之父母侯之謂矣侯以父母
之心而子一邑之民則民亦以人子之心而願父母之有
子民以為子踈而親者也子以為子親而親者也多男之
慶祝于堯封維熊之占協于斯干振古如茲矣夫其不生
于筮仕之年而薦生於政成之日者則以侯之惠民也久
故民之望侯也殷民望之殷故天眷之篤也夫豈偶哉稽

百八先生集卷之三
之世澤既如彼徵之民情又如此則斯嬰也行且嗣侯而興以詩書為箕裘視科第為券契不佞所謂必復其始者不誣已在昔澶淵之王而崇慶躋于端揆嘉禾之馮而敏功列于雄藩是二氏者皆宰於虞而其子饗之者也侯今三之矣允若茲則斯嬰也詎徒一家之瑞抑有國者之瑞也夫物莫瑞于麟而詩人以麟趾興公之子不佞敢繹周南之義而申之以頌其詞曰

於赫高門表茲南閩宜王不王知廢知興民脫于戰身完于名開國上公相國元宰榮禪千秋澤溥四海延際天朝奕之繩之丕顯有祖丕承有孫猗歟我侯式麟厥美仕則初年才非百里棲棘為鸞行空為驥六載政成四境仁

覃天錫雀胤一索得男民兮何怙侯寔我父侯兮未子民胥吾子昔子者民今子者嬰節彼虞山為嬰降神振之公子人中之麟惟麟之瑞生與人異不拆不副克岐克嶷讀侯之書嗣侯之第吁嗟麟兮四靈之匹吾言可徵以俟異日

壽大司空鳳竹徐老先生六十偕老頌有序

萬曆攝提格之歲鳳竹徐公之登仕也則踰三十年所云肇一命而躋八座應外服而履巖廊幾焉哉二十四考矣當是時公開府于浙

天子念公積勲賜之環俾掌我邦土已又念我公舊勞予之告俾需次里居進瘁于國而退安于野者下事上之道

壯投以艱而老優其報者上體下之禮 君臣始終洵兩
全矣乃是年而公之甲子甫周始稱六十之老禮曰六十
始壽夫公之壽詎一家之私慶已哉海內飲公之德而祈
公之年者遠則走幣近則獻觴且充閭塞衢矣乃鄉之諸
大夫則欣色相告曰徐公者邦之大老民之具瞻也吾儕
幸同其鄉復幸值其在告之辰盍往慶諸而僉以言屬余
不佞謂余與公同年生也余不敢辭而遂言之昔歐陽氏
之記畫錦堂也而以仕宦至鄉相富貴歸故鄉詭為盛事
噫是奚足哉之二言也恒人之所羨而非可以愿于君子
也君子仕止以道久速以時其出也則為麟遊為鳳翥聲
施于天下而天下歸功焉非躋臚以為高也其處也則為

龍蟄為豹隱澤被于一方而一方歸厚焉非遺榮以為高
也公踰寇通籍東西南北惟所命之險遠而鬼方鳥道艱
大而錯節盤根軒車所屆殆半天下公大受則民受大利
小受則民受小利爰遺勿翦之棠門裁不言之李為萬姓
請命而千里更生與羣枉相角而三褫不屈自公之入仕
而改物者三物情之變亦三時尚賄而公無私謁時尚通
而公無私交時尚守而公敏于趨事苟利于國遑恤其它
卒之望日起爵日崇而有服大僚非幸也宜也乃今循四
時之序身退于成功挈一經之遺嗣起而繼志歛其未盡
究之才以施政于家樹表于里吳俗靡矣公示之儉吳風
媮矣公作之忠末學者仰之為範模問政者聽之以因草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三
余所稱聲施于天下澤被于一方者匪公疇克當之若彼
容默取充位者則循資計日亦可以序進即卿相吾何榮
亦有溺焉不心被放而歸者則不免遺評于月日雖富貴
吾何羨歐陽氏之二言公固兼之而余不為頌之者以所
重于公者有在也夫天下歸其功而是功也即不朽之業
也一方歸于厚而是厚也即不毀之質也是公之壽公自
致之而非天獨私之也壽一人將俾之壽天下之人壽一
方之人也余是以占公之年猶之乎方中之日方至之川
未有涯也越明年而公之室人浦夫人亦彌六十公之仕
無一日不勤于官而夫人之依公亦無一日不從于邸公
之克脩臣職以專于而國者惟夫人焉是賴夫人之克脩
婦職以閑于而家者亦惟公焉是助臣之事君婦之事夫
道固同也而今也鼎食共卓翟綏相輝若正獻申國端居
一堂而瓊枝玉樹又競秀于其側也猗歟休哉是可頌已

頌曰

於赫徐宗丕顯奕代漢肇南州茲表東海、若効靈載毓
名世天兮北斗邦兮底柱公之歷官匪一朝夕于郡于縣
亦藩亦臬宦轍所屆江湖閩越澤侔春兩潔並秋月厥位
彌高厥施彌普百僚師帥萬姓父母為封疆臣亦社稷臣
衮衣東歸欽哉四隣列鼎是甘倏憶羨尊仕兮朝宁歸予
海濱乃身畎畝乃心王室國是從違公形欣戚而心尚赤
而髮尚玄豈其東山公終老焉帝簡攸在物望攸屬惟天

公壽惟公民福公壽維何俾熾而昌俾爾偕老為鴻為光
慶延于世爰及子孫謝庭芝蘭鄧林杞梓余也祀公龍豬
殊倫八士同秋三星向辰相期皓首共撰杖屨仕不同朝
隱則同侶

還金頌有序

余友墨津袁君古薦行人也身無邪動口無謬語外莊而
內和與之交始若嚴之久而益親之其視義利界如也嘗
夜行交衢有阿堵拒其趾君懷以歸燭之則白金累也
君乃衡其重輕數其多寡既默記之矣旦即榜于里門以
告亡金者或諷之曰餅儲罄矣襟肘見矣天其假手以賜
耳毋迂為也不聽頃之連有兩人來前君密扣之不合揮

使去家後一人者啼而來跽且乞曰公活我、貸富人金
未償也昕夕飼豕、幸肥大昨付屠家易金一餅又旦、
負擔市中積散金若干共一囊也挾以償富人今已矣罔
可為計惟自經死耳賴妻覺以免公其活我君曰噫夫、
良是也遂挈以還之啼者始破笑願剖半為謝君堅拒不
受連叩首數十以去君治戴氏禮歲必藉館穀以聊乃邑
之業戴禮者不數君家恒虛館自食即有館亦積金半歲
可登前數又按時量給先給者轉手盡矣弗克聚也而君
一旦得之輒一旦棄之視金若贖不可嚮邇君故貧士也
不尤難耶夫貧視其所不取即使君利達有位矣棄萬鍾
亦若是金耳君今且踰耆猶劬書佔俾屹、不心矢以文

藝顯余謂君之所重者不在文也為之頌曰
塊然者何以障吾趾蹴而燭之囊金縈之匪降自天繫其
有主嗟彼主者與金生死招之還之若脫敝屣周行憧
過者凡幾天俟袁君用彰厥美昔披裘翁棄而不視有分
擅生視而弗取于已無讐于人罔利何如袁君且仁且智
仁全其生智辨其偽潔士避金若鳩避臙一涅而污三澣
猶渾貪廉殊途等此金耳懷之即穢棄之即義彼錢癖虜
晨籌夕計君雖長貧冑負吾志君秘不言天鑒不邇友生
作頌敢告外史

代嚴養翁謝誥封表

伏以崇文紹聖乃至孝之攸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
微勞率錄雖遐不遺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伏念
臣陋謏寒眊畸卑賤士荷先朝之眷遇每察愚忠幸四海
之清平得容尸素常陪法從久廁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
論乘時竊位曾何裨于萬幾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自
傷灾疾漸負休明眾駁並馳駑駘中道而先蹶羣朴方茂
蒲柳未秋而已凋蒙先皇帝推之以至慈容之以大度既
許解其印綬復俾逸於田廬雖曳尾之龜涵育未離乎靈
沼而復櫪之馬悲鳴難戀乎君軒含涕言旋興疾長往國
恩未報但虞填壑以遺羞金鼎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痛
深喪考恨極終天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伏遇
皇帝陛下春秋正始膺數在躬天作之君表冠倫之大聖

父傳於子昭立嫡之至公開明堂而朝羣臣聿觀新政建
皇極而王天下幸際昌明日月重離華夷胥慶雷雨作解
天地同仁見堯於墻克萬終身之慕績禹之服惟期大器
之安頌鳳曆以改絃飭鴻圖而卜鼎臣跼伏山中仰睇天
表雖朝廷繼述之盛得與者為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
而已久子牟瞻于魏闕但極馳心太史滯于周南惟知嘆
命詎圖大典之告畢忽荷殊恩之普加念自古之類書惟
是編為宸鉅門分昉列玉獵珠蒐靡一事之或遺雖片言
而必採誠皇上制作之獨步而古今該博之擅場先帝尊
祖右文特命數年之緒錄皇上適追克紹遂成一代之文
章孝以揚先文堪經世婉典誥而鉅麗並雲漢以昭回臣

在局無幾即安有年揔其綱罔詳其目與其始未觀其成
擬諸校閱之衆臣奚啻勞勩之百倍茲者大霈傍流洪恩
曲被逸者與勞者而共貫遠臣與近臣而均施既貪天以
為能復因人而成事身居畎畝仍聯天關之清班道婉師
儒乃忝春宮之峻秩天施地受難異衆而獨竚躋序踞高
但撫躬而罔措念先世曾叨甲榜雖已冒乎封章暨後人
甘遜衡門復終守其布素以敦行為家範以遺經為世傳
百年而始戮于臣一旦而榮及其祖丘中朽骨喜回春于
九原堂上衰頽修拜恩而具慶縉紳感悅羨人臣之克終
閭巷歡呼嘆聖君之念舊手加額而亟拜頂磨踵以難酬
顧壯圖未衰而疲軀難策荷乾坤之亭育圓日月之照臨

斥以道遙遂其物性病樗擁腫盡爾天年話政治于漁樵
時宣上德矢忠孝于孫子毋報國恩伏願保合天和緝熙
聖學治隆政本舜重華以協老位在德元啟能賢而繼禹
圖終惟始嗣德在初五百歲而生幸親見聖萬億年其永
不替惟王

擬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議政事謝表

私治十三年

私治十三年六月某日臣健等伏蒙 聖恩召至平臺議
事者伏以翠華臨御一人躬勅乎時幾紫禁傳宣三接頻
勞乎顧問謙德光而羣策舉乾道健而庶政脩治倣無虞
心兢大競臣健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竊以天地神感通

之道乾坤位以成能君臣際會合之期上下交而為泰堯
開衢室若時若采以疇咨舜闢摠章四目四聰之畢達蓋
國事匪一家之議而廟謨貴庶言之同慨自四岳之罔詢
遂致五官之不治息疎造膝而分隔堂高忠乏格心而機
違巷遇受釐前半夜之席宣室徒問乎鬼神賞花極竟日
之遊內苑祇裁乎詩賦樓標勤政時陳俳劇之場閣啓天
章僅聚圖書之府宮牆密邇雖遵日直之規當陛森嚴未
覩晝接之寵九重邈矣兵民休戚之罔聞萬事隳哉文武
忠邪之莫辨若乃含香在侍聆帝問之勤渠簪筆以從拜
天顏於咫尺事罔任乎獨斷謀必出於僉同肯首從人俯
躬舍己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

百川先生集卷之三
同天覆明並日臨純心用賢思夢寐于帝賚勵精圖治用
顧畏於民出休而勿休聖不自聖未央朝罷義馭已臨乎
禺中長樂歸初帝座頻傳於漏下當陽常殿乍撤彤庭避
暑平臺旋移紫蓋深惟理道廣佇論思謂大廷尊矣而不
親慮百僚泛焉而匪要側席而停鸞以待臨軒而飛騎以
呼櫪馬忽騰簷鳥先噪臣等聯鑣而至一節以趨借寸地
於玉階陟九重之青瑣事關軍國俾共平章四顧咨諏進
三公而論道萬幾總攬資一德以汲心念京師係根本之
地戍以重兵而團營多斫弛之材御須良帥建牙開府奚
堪韎韐之能推轂臨戎尚習純禕之態曰賢曰否公論採
於國人或黜或留大書嚴于宸筆以作士氣振皇國之威

靈以謝人言保勳臣之苗裔禁中而定頗牧未須拊解以
思座上而輝兵權奚啻運掌之易心存天下外寧而切內
治之備慮正日中文事而嚴武備之預禮特優于輔弼畧
秦始之常儀志遐慕乎皇王陋漢高之卑論臣徒等寸謝
經綸學慚軍旅陟華政府籍久麗於金闈聯案樞垣職分
調乎玉鼎幸堯舜之在上與周召而為後名幸覆于金甌
歲思進於丹宸當此大無諱之日正值人自獻之秋下禹
拜以牧、惟思保治矢臯謨而贊、敢謂知人非仁義不
陳于前有謀猷則告於內進盡忠退補過諫折上林之枝
入造辟出詭辭敢言温室之樹調鹽梅於金鉉庶足惟三
濟舟楫于洪波乃心則一伏願皇圖益鞏帝載惟熙內順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三
外威履盛而戎兵之克詰文恬武靜掄才而俊民之用章
登對已及元寮仍諫官入閣奏事之制經筵不徒進講復
儒臣分番宿直之規望如雲就如日近寶座之光華天與
久地與長綿玉曆之福祚臣健等無任瞻天仰聖忻躍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宋贖呂端第賜子蕃荀等廷臣謝表

祥符二年某月日伏蒙聖慈出內帑贖故相呂端第賜厥
子蕃荀等謹具表申謝者伏以箕子裘冶居第當傳於子
孫桂馥蘭馨世家自別於編戶廢興有數往復相仍荷帝
命之自天慰先正於下地臣等誠懼誠忤頓首頓首上言
營窳制陋聚居伊始於有巢棟宇去隆宮室肇卑於大禹

鳥鼠不避嗟尚質之風微暈草相高嘆崇奢之俗釀丹楹
刻楠朝華麗金屋之重々枕藻節山夜月映玉宇之皎々
欲不可縱道豈能長梓澤丘墟隋樓之美人何在蘭亭蕪
沒脩禊之陳迹無稽烏衣巷口之燕常飛百姓之家廷尉
門前之雀可張三面之網平泉之一木一石旋已奪於勢
家房杜之無子無孫行且譏於身後顧惟鄴侯之遠慮與
夫疏廣之貽謀垣屋不治漢家徒侈夫未央子孫未賢老
臣恐使其益過荀郤之族降為阜隸悲晉政之已衰矧教
之子行而負薪知楚網之不振故明王之仁不遺故舊而
君子之澤爰及裔苗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制六合以為
家保萬民而若子天書錫祉倡東封西禪之儀兵符耀威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三
快北伐南征之後波平大海四夷知中國之聖人釵卜高
臺百姓謂吾君之有子伏念故相呂端宦績已著於先朝
相業後隆于繼體捲簾下拜大事曷有糊塗造辟上陳密
表何嘗尤效遺章哀布既隕涕於龍顏屬續驚聞後視含
於鳳輦茲以衣鉢弗稱于傳家堂構已屬于它姓汾陽之
門墻仍在顧主人之已非鄴侯之書籍無存嗟遺嬰之弗
守乃捐大府之積何吝千緡俾贖居停之人挈還二鶴鳴
珂巷裡相門之榮戟依然平沙堤邊侯家之槐陰無恙九
原可作遙知瞑目之甘百辟咸忻應免頓足之惜茲豈特
一姓之榮而實動羣臣之義者也臣等上思天恩之難遭
下推人事之叵測遺家餘韻矢身後之杜觴覆轍番舟指
目前之殷鑒恩施於死義感于生伏願正域四方寶金甌
而弗毀端居五位調玉燭而嘗明子傳子孫傳孫一姓百
王千萬世身使辭、使指三公九卿十二牧臣無任云云

城成謠有序

在昔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四隣阨塞匪險要害不恃蓋
最人和而畧地利尚民信而去足兵鄒魯遺教則有然者
自大同世遠道德既降于是尚書則勤墉是稱大易則復
隍垂戒譖險守國不以世治懈其防重門待暴不以壤僻
安其陋城築之議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夫城者盛也所
以受民而為之蔽也山川丘陵乾坤為之司固溝池城郭
王公所以域民無城是無民也一夫難作而狡焉啟疆莒

人自亡良可鑒已。皇明誕興薄海內外咸入職方名都
巨鎮固弗城者常熟為畿輔望縣生聚輻輳不下小郡襟
帶江海則防遏攸先鎖鑰吳會則封守宜密而城獨缺然
垣蝕址夷蹊徑旁午民且廬之田之而官課之稅申畫慎
固之義詎如是耶歲壬子蒼野王侯來綰縣章慨然圖新
之時詘民訖未遑也未幾倭奴入寇二浙繹騷既而暴于
上海于華亭于嘉定于太倉于是邑大夫若士若父老若
小子議城是城定而後告侯曰吾意也議如邑侯以聞
于上官若都臺若察院若各道若府咸曰戒衣衾備不虞
良令也議如侯乃創式丈餘凡高庫厚薄徙墉餽糧遠
邇事期靡不是準礪鍛磚堊木石槲炭膠角顏采靡不是
的于是畚杵如雲登々四聞經始于癸丑七月十旬而落
之下壑上削畫道宵邏鈴柝是節啟閉以時外靡作姦內
無吠靡遠而望之樓櫓斯翼睥睨不塵岬乎斷岸矗乎長
雲迫而察之鐵櫺鱗々石楣齒々赫連土蒸羸秦紫塞登
而覽之虞阜虎踞雙湖鳳翼巨海不波羣黎有城俯而視
之絡連列肆囊括萬井廨守填委庾府充牣鉅麗哉常熟
之為縣也侯績偉矣是役也以費則罪沒金者七義樂輸
者三上不損官下無箕歛君子謂之不費以徒則城居力
什之四鄉居力什之六賈不罷市耕匪妨農君子謂之不
擾以勸相則程能計日獎勤黜惰侯日巡者再長時督者
五君子謂之不輸一城而三善備庸可無書乎夫築于無

虞其効緩祇見其勞築于多故其効速始利其障方工未
半寇北由江掠我福山內民以城故謀外從以避之及工
告成寇東由海大畧我四鄙外民以城故謀內從以守之
民命之懸于城豈微哉夫是以勞而不怨頌而無讟古之
動衆而不譁未有如今者也鄉校毀僑麇裘請孔聖賢且
爾侯之得民必有道已予聞邑之贈言琳琅滿家予雖不
文義不獨默爰采民之相春而隳括之以獻以附諸大夫
士之後其詞曰

維虞作治兮奠山之陽萬家成聚兮稱雄江鄉美哉樂郊
兮積倉相望含哺以老子兵革是藏解蠶彼島夷兮倏爾
跳梁爰挾艨艟兮乘風以航海若無知兮若助厥狂寇我

浙水兮吳會剝床解侯諭我民兮若無皇之保障惟城兮
無則淪三子為若主兮奚忍汝傷汝其子從兮俾汝永康
解彼有巨室兮亦茨其墻矧茲壯縣兮詎可無防民愚而
神兮利害孔明叶上下玄同兮謀用是減解遺地陵夷兮
幾罔可詳耕為阡陌兮廬為室堂侯懸觀上兮告以明章
按圖立幟兮據者遠颺解迺台閭右兮人授一方百堵斯
興兮畚杵彭之叶且督且勞兮侯車不遑天為効靈兮不
雨而暘解經始流火兮訖工築塲後罔踰時兮澤則未央
邑宰爭勝兮民胥揚之脫有寇警兮恃我金湯解虞山虎
踞兮兩湖鳳翔週濠蜿蜒兮似蛇而長屹之崇墉兮殿我
江洋功豈一邑兮郡勢為強解覩城思績兮奚啻甘棠城

存民存考保家無疆我後之人考永矢弗忘羅拜稽首考
壽我侯王解九

刻孫百川先生文集

明海虞百川孫樓子虛父著

同邑年家子陳禹謨錫玄父選次

叔孫七政齊之父

姪孫朝肅恭甫父校閱

梁溪子壻華滋蕃伯昌父

齒責文

禹中子耆年病齒右車脫者二左車齧者一嗟歲華之若
流感遺體之易朽罔忍棄也礪而滌之色而甌之且責之
曰咄爾生前余何負于爾哉余自齷逮今爾附於口者三
百六十甲子矣晨淪以清泉夕潤以芳液垢兮爾漱滯兮

爾剔而又舖爾以五穀滋爾以五味腹未入兮爾要之而
先嘗口乍進兮爾攘之而恣飲余也陳書而誦則道腹溢
頰而若飴晤客而譚則玉屑霏座而如注羞彼干謁不露
爾於金張之門飽我仁義不污爾以盜跖之樹余何負於
爾也而棄我之遽彼挑隣女者擲梭而取譏怒魏相者榜
箠而見摺爾之棄之亦良有說余則無是也而胡乃毒我
以辛楚悽我以呻吟痛徹百骸聲達四鄰甘苦失據冷熱
罔勻饑弗能食眠弗能寧爾之虐我也既若讐而今之棄
我也又若遺俾我食則齟齬言則聶嚙余不負爾、實負
余矣居有頃楮懷蠕動似有聲者余諦聽之則曰君何咎
余之深而忘自咎哉齒之附人百體具一人貴人賤齒亦
波及余自齒于君而為君困者曾不知其紀極脫粟半杓
惡草二盞晨兮藜藿夕兮蒜水酸可螫鼻辛堪棘喙腹雖
便而恒饑目雖卜而似晦爰有富人甘脆日陳膳羞餐玉
水陸窮珍每食千客一箸萬緡舞袖扶其殘醉歌鍾侑而
未醒是乃齒同而食異君負余矣壯齡挾策暮年通藉移
家三百里而遙侍食三千石之側僅五斗以代耕未三載
而投劾羞舍肉以毋遺復懸魚而戀愁恒憶尊羨無改藿
食亦有達宦富埒侯封食邑萬戶開國千鍾名錢溢于金
穴家儲擬于司農廐馬飽騰而餘粟騶人醉卧於醇醲是
乃齒同而祿異君負余矣君才則長君數尤阨大吏高擁
而髯戟張羣官傍侍而肱鵠立意不爾顧問不爾及爾懷

既憤爾語似吃亦琅々而坑言旋期々而屢躓彼何人斯
顧影無侶咄嗟片言唯諾千旅威迅雷霆令捷風兩雌黃
信口而敬若著蔡狂言驚座而奉以規矩是乃齒同而語
異君負余矣余將咎君々顧咎余耶矧夫聚而散者有盡
之理少而老者必至之期即使密如編貝皓若瓠犀鷄舌
含香而飄坐鳳膏調劑于華池亦且久則必化合則必離
堦凹而齧櫛比而稀豈完圻之任物信成毀之惟時余特
先衆而去耳行將舉羣而空之吁嗟君兮胡見之晚玄髮
可鑑胡皓而短朱顏可餐胡醜而赭斜陽西兮不來逝波
東兮難挽乾坤有毀聖愚同歸伊人宇內若米一稊疇能
于百年之中而恒保其七尺之軀余乃投匭而起拊几而
歎幸不廢兮嘯歌庶猶堪兮噉飯任晤言子支離日進饌
兮軟爛

施食臺諭身文

中雷之旁有臺突如我施爾食且告爾知積陰雨晝沍寒
雪時爾巢無儲我飯有餘胡麻半杓脫粟一盂曾損幾何
乏療爾饑彼設餌者張羅以罹爾啄爾顧載驚載飛母以
一粒喪爾全軀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盍率爾羣盍將爾兒
飽則颺去饑則我依非貪爾環非利爾珠含生同類六道
偶殊焉知夙目焉知來茲我為爾兮爾為我子

祭吳行人伍公唐僕射褚公宋鄂國武穆王岳公明
少保于肅愍公文

繫扶輿之淋氣兮恒鍾秀于偉人應千禩而迭見兮永作
式於我臣惟國家之多艱兮寔忠賢之是賴即繞口之力
排兮寧喪元而不改匪輕生以沽名兮終天壤而名在嗟
奢尚之駢戮兮胥藉吳以報楚將滅越以報吳兮柰讒夫
之交阻忍抉目于吳門兮指江流其死所緬貞觀之再傳
兮嗣君條而聚麀懷顧命而血諍兮且納笏于螭頭幾撲
獠于牝晨兮竟隕命于遐州羗郟城之奏捷兮誓直擣於
賀蘭乃奸檜之飛詔兮喪成功于南還嗟忠邪之兩立兮
宜不免于圜關於英皇之北狩兮綠姦璫之我誤曰社稷
之為重兮斯虜情之卒破忽鸞輿之反正兮胡羣小之倡
和肆殄戮以伸威兮遂棄功而索過噫嘻四賢之英烈兮

貫異代而同忠惟君父之是殉兮顧生死其何恫憶鴟夷
之沉寃兮鼓遺怒于秋濤盼冢樹之南枝兮涕無從而沾
袍乃僕射偕少保兮復降神于茲郡師百世而如在兮雖
懦夫其猶奮彼三子之殉國兮嗟國事之終裂猗肅愍之
濟變兮捧金甌而罔缺與晉宋而伸氣兮何醜虜之敢侮
洵皇威之丕揚兮功尤軼于千古某建牙而來茲兮式英
風于新廟會千秋于一堂兮凜生氣于遺貌奠楸芬而陳
詞兮庶藉公以立教凡有官于茲邦子共勗哉于臣道尚
饗

署篆德清祭北虞邵先生文

繫先生之振鐸兮據皋比于茲堂執經紛其座右子子於

百川先生集卷之四
翼其兩行羅餘不而胥誨兮復朋來乎遐方詎圖程其詞
藝兮抑繕性于柔剛曩安定之造士子並蘇湖而遺芳茲
蘇士而湖宦兮軼千古而相頡嗟哲人之其萎兮多士渙
而輿傷雖樂聚之無幾兮乃耿訓其琅々後先生蓋數禩
兮忝綰綬于此邦聆徽音之匪遐予恍羈魂其徬徨屆廟
祀之繹日兮龜食墨而惟良爰采吳菴之笔兮汲月泉以
為漿奠類宮之後寢兮儼神降其冠裳魂則無不之兮又
曷眷于故鄉念函丈之日侍予脩相睽乎七霜百其身而
莫贖兮感實涕于存亡嗚呼尚饗

祭任兵憲文

代趙益齋作

嗟々我公胡遽殞于茲耶我公由中土之彥進上國之賓

郡庭案牘舉世謂之能吏諫垣奏章當代號為直臣持斧
奠北而燕趙免一路之哭剖符山東而齊魯徵三異之仁
即其志存報國功在牧民々曰父母吏曰神君宜天默為
之相而俾之遐齡也茲者島夷作難于鄆北自三吳南迤
八閩干戈驛騷羽書紛紜幸哉我公殿我海濱既協謀于
臺憲復倡義于民人矢々等于日月運籌會于風雲間謀
斯獲艨艟載焚豈遺餘孽不反隻輪洵江淮之保障而公
侯之干城也嗚呼吳服永奠海波不塵衆方胥慶其安樂
而我公獨任其苦辛功成未賞星殞于軍天不憖遺莫贖
其身古人有言定國以勞死事以勤公之沒也固不失為
死封疆之臣而人之哀我公者則為之罷市而聲吞某驚

百川先生集卷之四
五
聞訃真耶未真為位而哭若喪所親戊戌入穀三百惟群
升沉存沒如星向晨詎圖我公復爾湮淪堂有白髮室有
青春迨、旅襯悠、旅魂庶幾英爽貽穀子孫有牲在俎
有酒在尊再拜江干洒淚吳門

祭陳愛鶴郡守文

天之界人以福也若有所靳惜而不可必其常滿君子之
命于天也亦多有所拂鬱而不能值其常泰以故少席其
庇者每顛躓于晚身享其逸者必陵夷於後造物者固有
所限之也乃惟我公則二十而廩于庠三十而賓于王四
十而綠其袍五十而緋其衣上則兄考開其家而無幹蠱
之勞下則子姪嗣其武而罔後顧之慮遺經一卷科甲三

傳華堂櫛比珍饌羅陳巷擬烏衣門填阜蓋皎月之夕名
花之晨賓從浮白歌姬繞翠自少至晚可謂極有生之樂
而無一日之不豫矣豈天之福之也獨異以常滿而公之
獲福也獨值其常泰邪方其佔畢則雋才薦志而高門之
子與布素爭勤于學及其登朝則即僚就列而高第之彥
與下吏爭勤于官貴而能降富而能抑敏而若愚屈而若
甘是其德量有加人一等者由是而知諸福之集公所自
致而非天之獨偏也夫何一麾而出之遠郡再麾而擯之
里居位不盡其才齒不勝其德謂却賓可以自逸而鬱抱
疇開謂命酒以可忘憂而釀疾罔救蓋人之所不得享者公
之福而公之所不盡享者福之年也然彭殤一視古今一

死則他人之勞形于地上者又不若公之委形于地下也
某與公家世忝姻婭公室我姑我息公婦尚有羣從婚媾
繩、是公之存亡寔均休戚而今不可作矣傷如之何臨
棺一觴終古為訣尚饗

祭梓堂鄧老先生文

惟嘉靖癸亥仲春之吉耆德梓翁鄧老先生將返玄宮通
家小姪孫某謹以束芻辨香太羹明水致祭于靈几之下
且告之曰噫嘻胡天降割於斯文而翁竟不可作耶抑吾
徒之不幸而遽奪我先覺耶將希世之珍罔以久留於人
間而終歸之寥廓耶豈翁蟬蛻于埃壘之表而歿世之污
濁耶噫嘻造化冥、不可以致詰矣乃翁之懿行死且不

泯者試陳其畧方翁之綴文詞也舉世咸事乎帖括而翁
獨遐探乎邃古之渾噩今讀其撰可以伯仲二京奴隸六
代掩卑繭之徐庾陋駢驪之盧駱晚而潛心于理道也脫
屣話頭覆甌註脚折衷考亭取正濂洛繫大易之有纂印
義乳之心鑰其律已也居暗室而罔愆厯皓首而如昨行
無非禮之動語無不虐之謹其善後也籬無積金田無負
郭聊環堵以遺安矧一經之足託身隱喧市志存寐若讀
法飲社亦罔入乎公府而霜晨雪夕猶寄跡於遠壑齊諧
志怪稗官叢書靡不窺異帙于蔡帳識竒字于楊閣多茂
先之洽聞鄙倚相之該博法書名畫析真贗于毫端夏鼎
商敦鑒款識于金錯端已以範俗則太丘彦方化儉夫為

良善立教以開來則馬融鄭玄飽鼯鼠于來學碑石以諛墓也翁則義重華衮雖達宦而不私邑乘以文具也翁則例嚴斧鉞雖衆好而必削未老而隱人則謂之高蹈而祿不逮養忍折腰以自縛意喜若翁者殆天之卿雲地之喬岳矣以故富非金玉而圖書滿家不改齏鹽之樂貴非軒冕而高車盈門悠然隱相之爵古稱達尊者三不朽者三翁庶幾兼之翁之俯仰可以不愧不怍矣意喜翁竟不可作矣天殞少微壞我梁木方悲西郊之麟倏化遼東之鶴衣時服以就殮僅免斜衾之嗟鬻遺玩以克襄未遇麥舟之諾大夫于何而問政小子于何而振鐸文銓于何而定衡未俗于何而返薄蓋棺論定音徽未邈薦俎豆于黌宮躋諸賢于共醖他人位舉翁以德擢雖列祀于一堂繫在翁為尤卓某也不穀有志自濯翁德我師翁教我渥我祖我曾交翁廿睦在年誼為通家在姻盟為入幕思翁兮神傷哀翁子涕落我酒既罄我牲既卜庶達明禋罔媿用禴東鄰殺牛豐矣不約闔靡沒禮翁吐弗爵何如二簋勝饗冥漠尚饗

祭少司馬思質王公文

嗚呼公之童而不羣兮已精鑒于偉人公之壯而筮仕兮遂締知于明君方其攬轡晉楚而黷吏以遁持斧畿輔而醜虜以奔分閩南服則夷氛以淨開府北陲則天威以伸三持憲節是為紀法之守兩居重鎮是為封疆之臣戀

主竭忠丹心無日而不烟憂國盡瘁白髮未老而忽新柁
之何殉身之誠方直前而不顧傷功之譖已巧詆而深文
蓋權臣在內大將在外自古逆知其無成而況乎挾不賞
之功牽中制之勢讒夫易入于附耳亂黨假手以甘心則
孤忠如公遠臣如公者安得以鳴其冤而保其生嗚呼公
之進也以精忠而簡在公之沒也以積毀而殞身是可以
慨君臣始終之難全亦可以驗人才邪正之攸分未幾而
罪人黜伏天王聖明議功輿論猶追悼乎國士訟冤孝
子復仰扣乎帝闈卒之明珠之謗既白執圭之命復榮邊
氓之思大慰烈士之氣益振國是已定公心已明鳳毛翻
翻羽儀廊廟既以紹公未究之志而龍沙冥漠風雲叱咤

恍如見公不死之神嗚呼公之目庶乎可瞑矣某生也晚
未登公門公之元嗣此邦來旬數月駐駕千里生春寔賴
遺教惠我湖人公今大葬誼均若辛爰率僚屬爰潔粢盛
緘封以將絮酒以陳守官是羈弗躬弗親公神如在鑒茲
遙誠尚饗

祭總督胡趙二公文

嗚呼濟變者才戡亂者武天挺異人為國禦侮憶昔海上
天未悔禍蠢彼島奴滂入中土馮夷不識風帆助渡兩浙
繹騷三吳馳驚震隣長干剝床北固宵旰隱憂側席東顧
嗟吳東西半國之賦疾培其根載芟其蠹乃命胡公爾陟
開府公巖間謀公勒部伍竒傑網羅金帛賚予計擒蝨賊

力戰駢虜小挫益銳大勝猶懼百戰成功萬姓安堵於維
趙公先按後撫澤及瘡痍威伸疆禦為張埋輪為范攬轡
舞文者誅貪墨者去吏我激揚民我生聚亂之方興戈森
戟互摧蹈廓清胡公一怒亂之方平扞空室破還定安集
賴有趙父威惠異施後先相助是曰禦侮是曰䟽附惟浙
胡幸兩與賢遇惟天胡虐兩公奄逝功在旂常思在黎庶
惟功不朽惟思永繫峩々吳山奕々新宇合饗一堂英姿
恍視某也承乏後公而至公為其難我逢其易畫一遺規
庶免罪戾再拜酌公用伸仰忭尚饗

祭王母郁太夫人文

繫晉馬之東首兮惟瑯琊之夾輔乃竒俊之累々兮亦括
婦之多助羗司馬之遙胄子實綿歷于瑯琊胡恭人之泚
媛兮復作嬪于王家悼先舅之違養兮伸孝事于姑嫜從
夫君以敷歷兮隨樹績而彌光誕兩鵷之翩々兮教伊始
于畫荻鴻並漸于天衢兮趾厥義于轍軾修家難之是邁
兮即百身以莫贖愍盆覆之沉寃子矢回光于宵燭卒改
物而論定兮表忠憤于九原仍嗣興而飛檄兮日勸駕于
在門母秉節而全義子子移孝而為忠報國恩之世受兮
亦母命之式從越內外服以交驚兮發光忽焉其隕曜豈
下告于先公兮抑蒼昊之弗弔嗚呼恭人夫憤洗兮罔攸
悼也子名立兮徵厥教也簪組世延兮家克紹也芝蘭挺
茁兮澤彌邵也惟先公暨先子兮敦盟交也矧通家為姒

百川先生集 卷之四
家子式相好也昔登堂而拜母兮視母猶吾母也茲奉帷
而慟母兮母死猶不死也靈輻肇啟玄宮且即芳魂渺兮
黃泉音微耿兮白日爰潔斯牲載清我酤蹠而陳詞一訣
萬古尚饗

祭王母郁太夫人文

維家之成壺範是興維嗣之賢母訓攸承於維王母寶婺
降神姿伴玉粹德並金貞詩書名闕簪笏高門曰嬪顯宗
作配上卿內服外服屬車在行殿我封疆北伐南征功高
不賞纒口橫生國論既定忠寃乃明母共安樂母同苦辛
居安思危居陂思平誕敷其祥紹武二英機雲聯騁軾轍
齊名翮、雙鳳羽儀天庭伯持外憲以澄以清仲司中署

惟直惟寅文章勲業冠我人倫呂刃在佩若新敷劍緬惟
毓秀母則儲精斷機遺緒賜凡餘馨功既贊 帝榮則歸
親雲祥方爍露澤攸凝皇波若海家慶如春鸞封游至鼎
養庖盈宜仁而壽則百斯齡胡哉元化忽升而沉崦茲隕
曜翟弗翳塵芳闡斯撤徽音猶存永貽內則彤史常新某
等不穀夙仰馨聲上交令子勗德論文視母若母視子若
兄母今遐逝哀之同情乃酌清酒載擊肥牲魂無不之庶
格玄冥尚饗

祭陳兩亭室繆恭人文

嗚呼余締交于清卿公匪一朝夕矣而爰以稔恭人之賢
亦未可以縷數矣憶昔同庠而遊同羶而課恭人知子之

來而脩具以洽賓也時則有贈珮之風暨焉同秋而登攜
家以來國學又同巷而寓而各以萬籬之繫脩榛栗之虔
也時則有通家之誼清卿與余靡日不晤奚啻伯仲恭人
與余內子亦靡旬不接曷異姊姒哉顧余內無祿僅踰壯
而先化余又下材薄位不克榮其室人而僅使為士者之
妻乃恭人則膺三命之封躋六袞之壽相夫為名臣而天
下稱之曰古之遺直訓子為名世而士林推之曰今之後
髦清卿不問生產而家益起受杖 關下而創不死者以
恭人劑其盈縮保其患難也槩諸內則洵可作範于中閨
垂光于彤史而今忽焉已矣豈惟清卿喪厥助哉將吾媳
抱何恃之痛吾孫失外家之依而三族待以舉火者咸齋
咨涕洟有莫贖之嗟矣嗚呼余與清卿雖利鈍不同遇賢
愚不同材而今同為在下之鰥即欲釋耕隴上債舂吳中
顧安得有菜婦德耀者而與之偕隱也清卿固不勝悼亡
之感而余亦惡已于追遠之思邪不腆之儀聊以將我之
誠不文之詞且以攄我之臆尚饗

祭陳兩亭母呂孺人文

於維孺人貞淑以備其德而仁不獲其壽義方以成其子
而生不食其報拮据以起其家而老不享其逸豈天之未
定而數之獨奇邪若孺人者誠可傷矣然孺人之所重者
不以其年不以其榮不以其安而人之所以重孺人者則
以毓德于儒門而女誠以間作配于君子而婦順以備上

共于尊章而孝道以脩下慈于子姓而遺澤以遠旁睦于
姊妹而門內以諧澤溥于姻黨而令譽以廣迹孺人之本
末詢矣為婦而婦為母而母彤管所紀胡以加諸所以為
不朽者於是乎在而不可謂天之不厚數之有歟也矧乎
搃玉樹于階前通金籍于天上鵬翼已搏乎萬里龍章行
賁于九原則孺人無疆之福雖不在其身而在其子若孫
雖榮于其死猶榮于其生之前矣此固天之定而數之羸
者孺人誕膺之也薤露騰歌里春不相傷心哉滕公之丘
隕涕兮令威之宅音徽邈兮總帳空靈輒返子夜臺永母
仙籙矣生者若何某也鶚薦之辰幸同孺人之子構也雀
屏之選仍聯孺人之孫通家之誼薦于平日真楹之涕多

于旁人

祭秦母文

箕範五福一壽二富母也兼之殆天錫祚丈夫子三克幹
其蠱母安善養憂免後顧施及子孫咸造就傅國學鄉校
青衿踵少母之克勤終歲瞿々蠶織不懈由少逮暮母之
惜福體甘布素豈無羅紈擯而不禦母自壯齡為秦媿婦
撫孺三世家用益大母昔病痿猶總百務釜庾豆鍾來稟
于卧母好施捨日應緣募琢石為梁甃甃作路年躋大耋
而顏尚故胡不憇遺倏爾告訃某于母家世姻交互爪葛
相纏葛蘿是附思母之懿九泉永慕文莫能揚遂莫能賻
茲殯于堂言即于墓時方陽九于戈馳驚百年此身入土

為固母也禮葬亦神是護爰擊肥牲載酌清醑依稀彤嚮
聽我楚些攀望淋魂鞭雲駕霧

萃奕搜玄題辭

夫奕有兵道攻守棄取機權翕張之智大較畧同顧兩敵
之工拙異枰而一枰之堅瑕異勢古無同局人無常勝而
欲譜以一之亦泥矣然盡信書者不神純任己者多湯譜
也者將以約其湯而進于神也惡可廢也是故兵則有兵
法奕則有棋譜濫觴于益堅之奕自而縱壑于張劉四論
十三篇厥後爛柯玄玄作人抽秘心家摹國手幾無遺巧
矣乃聽烏子之搜玄也抑又擷其菁歟師言積薪各擅一
時而邇者鮑顏諸子相望繼起乃知何代無才何技無聖

聽烏子者亦若人之儔歟胡其言之該也噫亦存乎其入
耳斯譜也夫乃輪扁視為糟粕者耶趙括讀之而坑霍嫖
姚不讀而橫行朔漠湯奕者遂以藉口不知趙讀而泥霍
神而合嫖姚之才不恒有而括之敗不可再茲譜之所由
作也安石賭豎而符秦奔平仲對枰而澶淵却奕與兵並
用而同道覽者無徒以藝視之斯神解矣

莊子口義題辭

宋寶謨直主玉局觀林庸音現齋先生莊子口義十卷首一

卷合四百三十四幅咸淳己巳慶宗五年刻於延平明吳中諸

名碩多識圖印鑒定後為虛巘山人周先生所藏山人無
家恒湯游吳越性潔癖書畫古玩非神品不蓄所至負一

百川先生集卷之四
篋以從此篋中一物也山人遊吾邑輒主余姓氏其卒也亦殯于姓氏而遺物在焉余從姓氏得之緡閱彌久護殺剝剝編且絕矣乃手自裝演每幅襯以膩白繭加重襲焉咸淳去今垂三百年堅貞若金石亦多鏤且泐矣而輕細弱楮完好若新不懼水火不啣鼠蠹不脫片幅不遺隻字豈神物冥衛之耶意前乎今日由幾傳以傳於余後乎今日又幾傳以傳於誰皆不可知矣余幸值其中者可無寶乎

刻孫百川先生文集

明海虞百川孫 樓子虛父 著

同邑年家子陳禹謨錫玄父

選次

叔 孫七政齊之父

姪 孫朝肅恭甫父

校閱

梁溪子壻華滋蕃伯昌父

拂水巖建 玄武殿疏代

竊以惟辟奉天故神道以設教惟天眷德故降澤以惠民恭惟 聖天子中興偉烈邁殷高周宣旋轉之勲壽考永年過漢武宋仁垂拱之曆既歛福而錫福後保國而保民躬脩 上玄敷佑下土茲者某兒荷帝心之簡在渙皇綸

之特俞進以輔臣之邇班釋其銓衡之冗勤俾得精誠秉
祀專一協恭旋賜泥金綵繪斗聖祖師神像合一軸伏念
中天斗聖酌元氣而主年齡北極祖師傳教法而扶世運
一則生之之府先五福而百福皆綏一則玄之之門奠朔
方而三方並運遍觀普率咸切皈依顧隆哉 帝賚所宜
世寶而永傳赫矣神光曷敢家居而襲奉爰念虞山勝景
拂水名巖翠律雲崖凌空壁立嵯峨石磴度坂盤紆鼓長
風而瀑噴泉迴天工呈巧躋絕巘而壤平原衍神宇攸宜
不特龍虎之踞蟠抑亦龜蛇之會合眼前突兀胸次寬閒
飛閣流丹在浮靄太空之上層臺聳翠於剛風灑氣之間
隔塵幾重去天尺五睇此孤峰之頂可摘星辰超然數畝
之宮盡藏世界庶幾巖有崢嶸之鎮而勝概愈增神當秀
聳之交而威靈合妥但層巒之昇厯頗衆必與衆之贊襄
斯就非萬間之廣不足以擬辰居星拱之尊非庶民之來
不足以表嵩呼華祝之盛里人表奎夙興良願期結妙曰
鏤木鑄銅已就莊嚴之像鳩工範土欲營邃敞之區本家
已捐俸金五十兩粲米一百石少助百工之費用為衆信
之倡伏望雷動雲興山鳴谷應消除鄙吝壯觀登臨銀粟
金錢會見交流池上珠宮貝闕佇看移在人間倘得因人
而成事自當與國而同休行將滄海塵清洪厓妖滅天大
王大賴及九州九之州乾元坤元常祝萬歲萬之歲

脩塔疏

我虞建邦素稱化國雖襟江帶海土沃民繁而吳水乾崗
客強主弱東南則湖光瀲灩萬室若浮西北則山勢奔騰
五丁難禦以故趙宋建炎咸淳間卜茲淨土建以浮圖豎
傑構于震隅壯偉觀于坤極當龍首而縛住韁繫椿頭壑
龜背而奠安礎埋海底重簷疊閣九級上逼于青冥孤柱
高標一脉遙聯乎翠巘竇光四現則顯我文星隙影倒懸
則裕彼家道星芒手可摘天語耳如聞諒乎地靈竒哉天
造百里外表四望于雲端千年来鎮一方于海上奈何震
凌風雨之撼剝蝕相尋閱歷日月之滋崩頽洊至無端浩
劫亦也受磨層々三十六簷已墜四周之一巍々數十餘
丈僅完太半之三鈴舌金銷鴟吻瓦裂兩聲失溜日影匪
方僧泣衆號而稽首無地鳥驚鶴去而垂翅飛空舍利子
沒處遮藏菩提身難教安頓今有沙門淨惠者期還前制
苦百工之費甚繁欲侈後觀匪千金之力莫辨福德智慧
共欽三象之師磚木錢財必藉十方之衆窮和尚鐵鉢已
罄大學士玉帶猶存是用具疏矢心遍叩于達官長者望
門借力皈依于善女信男伏願廣結殊勝因普作檀那主
隨意喜捨種々皆緣信手拈來頭々是道倘念梵王空王
之面扶我佛高座法輪不拘多助寡助之心儘施主同登
彼岸他日禪燈點徹後覩面々之驚山法雨來時又見重
重之瀑布寶錫子永々挿天文筆峰年々卓地爰合掌作
禮而說偈曰

十方大地無邊

是人 是心 是佛

本向空中結構

自然境界空濶

寂滅忽遭陽九

還藉檀越攬掇

願得一切如來

歡喜心生滿鉢

重修東塔崇教興福禪寺疏

常熟邑治奠虞山之左東塔崇教寺又奠于治之左乃寺之偉觀則在浮圖焉標柱四封東隘萬井山勢逼焉而不馳水源匯矣而不渙其稱雄于堪輿者尚矣自開皇改邑迄茲千禩鉅人代起大科歲捷生聚寔繁風塵不警者蓋地效其靈神相於默也夫神所憑依則人必皈依以故梵王之紺殿敞又改為佛子之精廬舉則莫廢優婆塞合掌

而一倡諸檀越肯首以羣施鐘磬不移衣鉢無恙有由然者夫何邇年夷氛薄蝕于東南歲計頻訕於旱溢捐財淨土者既非有餘乞食衛城者宜乎不給以致尖雄殿剝落相仍右迴廊崩頽良久隆棟已撓高墉且圯上雨降則佛面流珠旁風至則長明失燄左个个右个个夜滴梁武之笠頭前三之後三三秋捲杜陵之茅屋夫豈徒彼教之失觀抑亦吾黨之欠事茲有來門某人某人洞悟三途堅持五戒夫振法門期復舊觀傾者枝梧靡將堂構擬效托鉢繞城之故事遍丐捐金指廩之達官一日持疏乞題其端余謂之曰年幸屢豐民未甦息國賦猶逋敲朴是甘而肯捐于不急靡於無用耶某等五體投地起而和南曰財人

所同愛也福人所猶願也我佛大慈大悲必陽受而陰報善信大財大量將一去而十來豈若人之用財散其一則損其一失于今則置于明是以寧甘于敲朴而無寧緩於布施也噫信斯言也則疇不以今之一而致明之十乎行見諸天助力不日成功無礙財件：皆身外物耳長壽佛人：從心上做來管城子脫帽點頭都料匠停斧動手

重脩維摩寺疏

萬曆甲戌季秋望禹中子挾文侶移行厨追勝于虞山之南北蓋窮三日而畢焉涼飈襲袂皓月臨中澄湖鏡開滄溟襟亘竒哉觀乎奚必累糧于五嶽采木于三山也時乃分半葬于蕭寺引數觴于叢林但見荒丘處：廢宇累：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在烟雨之中祇園二千五百人散去羅天之外乃在維摩寺者趙宋丞相曾公懷之功德院孝宗所嘗賜額者也諸寺之中其敝尤最至則常明火滅不斷香銷鳥雀窺人至而不驚鼯鼯聞足音而乍駭禪關樞爛腰鑣者息駕于繩床香積儲虛手鉢者挂瓢于錫杖象座雖存但雨來便見佛面流涕鸚竿不豎縱風至怎得幡脚伸腰遯矣名區傷哉就圯雖云彼教之衰夫亦此邦之陋所幸數椽之屋一畝之宮尚舊貫之可仍較新創為少省失今不為後將愈甚茲者三百年後復出賢相公十萬戶中豈無大長者念其景擅全邑之勝既可待乎登臨剎為先代之遺那忍觀其頽壞倘相公解玉帶而鎮山門諸

檀越撒金錢以布寶地乃使倚天銀杏無改鐵柯遍地曇
花悉舒貝葉予也偶然遊覽亦是目緣感貧衲之乞言成
大家之好事顧手內無錢未遂施捨之量而口頭有語代
為播告之修謹疏

重脩寶巖寺疏

余掩關却掃藝鼎靜觀問竒不來鳴騶鮮過知我者希幾
喪吾矣乃有杖錫之髡捧鉢之衲扶冊乞言輒弁諸首以
當布施爾後則剝啄款門跣趺登座請無虛月促不踰時
豈夙因未斷見債須償耶余乃笑而諾之乃若虞山西麓
寶巖寺者建自蕭梁盛于趙宋帝師希辨嘗此住心吳越
王孫于焉祝髮邑乘以為浮圖七成托地千畝今則一抔

之土似掌數椽之屋若蝸而寺旁之冢纍々矣但我佛則
肉體可捐何爭淨土芥子極細可納須彌乃今遺跡雖微
舊額猶在寶刹降為庵院緇流宛似村翁以為天時連歲
有秋吾邑邇年好事有廢必舉無叩不應諸方次第成功
獨此則為缺典况建梁甃路搃發仁心而繼絕扶衰尤為
義事老僧僅存衣鉢獨力難成長者富有資財眾輕易舉
千佛搃是一佛不必揀佛燒香小功可積大功畢竟回功
成果雖珠宮紺宇徒夢想于當年而玉相金身聊莊嚴于
此日凡來扣戶即賜揮毫

重脩關神廟募緣疏

恭惟漢壽亭侯武安王關公振古英豪扶輿正氣當羣雄

之角逐人思自王而乃事一無所藉之弱君暨三國之瓜
分民有定主而猶抗萬不可勝之大敵寧喪其元而不顧
捨不與賊而俱生秉燭待明雖顛沛不易其節封金挂印
豈富貴能淫其心虎踞荆襄鼠視吳魏將使囊括許下席
卷江東返翠華于西川紹赤伏于中土而壯圖漸暮厯數
有歸當塗握符邠金訖籙彼則二賊同心斷金決勝天之
策我則一隅綿力揮戈之挽日之能斯豈人謀殆繇國祚
然使老瞞褫魄智竭於從都仲謀震躬技窮于婚子威震
華夏義冠古今英之氣槩生風皎之忠誠貫日自有
宇宙以來烈士一人而已嗚此我吳寔惟籬國自公取義
之日即為厲於阿蒙迨皓歸命之秋每降神于東土于是

吳儂悔推刃于往日厯戶祝於今茲公亦以世改時移解
簪釋憾享香火于積歲時雨暘而應辰乃常熟之為祠奠
虞阜之陽麓門堂僅設寢廟未安日月逝而梁木其頽風
雨深而屋瓦皆振跂斯翼暈斯飛今僅存其規畫大為杞
小為楠久已怯于枝梧茲欲仍舊貫矣又改為兮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而且闢其後垣建以新寢庶安神之所於彼
于此而無常嚴事之誠其上其下而如在顧棟宇非一木
所成而江海須衆流之合沒米而煮粥雖巧媳婦猶難不
日而成臺必乳方兄乃濟是用徧于邑里之善信並捐泉
布以交加行見巍之宮殿共扶大厦之將濯之聲靈必賜
豐年之屢春而祈秋而報恍覩漢官之威儀夕而月晨而

風猶見大將之旗鼓躍馬橫刀之英氣亘古長存虬髯鳳
目之雄姿於今可想 皇統世賴其默佑兗渠陰折其邪
謀矧其綽楔之外甬路之旁衣冠出遊之途旌旗駐聚之
地乃或罔畏神威據為己有豈荊州千里生也必爭而祠
前咫尺沒矣甘遜人而無禮神則有知謹疏

朗城菴募建水月閣疏

去邑東南一舍而遙有菴曰朗城建自趙宋迄今可五百
載矣菴之勝在水徵湖鏡涵長川帶繞荻蘆洲畔旖旎倚
清漢而高懸楊柳岬邊鐘聲共白雲而流出漁郎斷款乃
之歌商舶窳呼邪之響展也名區宛焉浮宅好事者聞而
徃遊輒以烟靄易迷指點多誤必問津于耦夫招涉于邛

友蘆中人至而彼岬斯登矣余嘗舍舟而遵大堤之曲恍
入武陵鼓枻而乳洪波之中若渡楊子盈々兮回顧渺々
予一方僧候道旁犬驚門外雖鮮寶刹之雄頗擅精廬之
勝茲焉禪棲良雅宜也然菴以水勝而向乏水觀殊為欠
事余指其東隅曰斯可樓乎僧頷之一日禮余草堂而乞
之言將以稔于諸檀越夫事待時而興亦待人而成福須
種而生亦須緣而種一僧之力必仰給于十方數椽之費
亦少藉于寡助已卜辰而訪落當不日而考成了此心上
因緣換却眼前境界會見月印水心璧沉淨影水搖月魄
金躍浮光水得月而益虛月藉水而愈瑩恍如 大士之
禪心亦是吾徒之詩料而况朝暾吞海夕照銜山雪輕颺

芳天花迷雨濛濛子野草濕昆湖千頃而當案虞阜一抹
以橫窓四時之景皆宜一樓之翫無盡凡在雅流共成勝
事

重建殿橋募緣疏

虞山之陽有塘焉綠麓迤邐長與山埒溪光巒色交輝互
映魚若泳于木末鳥恍翔于波中而且薄我西郊便彼東
道駕扁舟而坐眺陳一榻以卧遊則勝集几席勞謝輪蹄
江左名區當無兩者跨塘南北名曰殿橋登之則梵宮叢
祠參差高下可立而睹故云是橋也東則吐吞潮汐西則
襟帶湖山徑于陸者魚貫其上舟于川者鱗次其下輻輳
走集稱要津焉曩者貞碣固堤隆村壯趾雁齒排空鷓躑

伏地啟矣洞門呀然巨竇踴若鰲載轟如嶽壑龍卧何雲
虹繞不霽觀乎偉哉費亦鉅矣夫何烏奴入寇醜類闖門
蟻尾斯橋鳶睨西鄙與賊作渡我民用虞守土者亟嗾衆
力崇朝毀之保障闔城一梁遑恤迄今垂二十載矣還定
以來奔走若故柰一葦無杭未免攝衣而病涉獨木雖亘
抑亦側足而易顛烏鵲未填雙星盼々龜鼉罔駕一水盈
盈豈徒路人之憂無乃王政之缺亦有道人嘗任斯役功
乍興而暴斃緣雖締而罔終今者道人某念前緒之可目
憤義事之不竟欲建新築期後舊觀顧鞭羊驅石之神力
遠讓祖龍駕虹入月之幻術近慚法靜是用勸分于巨室
叩頰奚辭乞言於小齋藉手為介夫浮圖高入河漢捐財

于無益乘輿日濟溱洧利涉為有限曷若誕登入于彼岸
步之慈航免過客之危波寸寸福地甄木石眼前隨分捨
來福祿壽暗中如意得去凡有仁心宜樂義助謹疏

助後疏

半稼郭君者宗縣華胄學探藝林霏雪清言每諧名理隨
風隨欬頗涉博該晤對則彌日相忘歡譁則四座絕倒以
故壯為遊客輒勤倒屣之迎老更宜人屢荷下榻之款所
謂人不得踈君莫言去者庶幾近之而且技精坐隱手妙
局談儼戰將則居常勝之家比籌國堪作無雙之士當其
合圍深入路促緒分觀者繞床已盡訝其九死敵人憑几
方自幸其萬全而乃飛子于羣策之外徂繫于萬兵之中

寘死得生因敗為勝闔座擊節而狂呼對者掩局而自阻
噫嘻顏生邈矣鮑子云亡若郭君者詎非江左之國手吳
中之擅場者邪但其治世計拙棲跡數竒草廬一廛共圖
書而偃息秫田數畝哺饋粥以嬉遊俗眼遂忌其小康難
心思陷之大役竟以擔石之儲俾充萬石之長良由地無
猗頓庇之魯朱閭右已疲行且及于閭左阮北雖富亦何
關于阮南嗟彼清流抑之穢事夫既不得免矣亦將何以
待之凡我三吳之臣室尚念一老之可矜或交驩于廿年
或授分于半面堯夫遊洛行窩歡釋子之迎郗鑒渡江續
食賴邦人之助載觀遺事盍企高風若使此君心為役累
身以役羈則公庭有帶索之叟私門無懷刺之賢將綺席

無歡而石枰絕響矣昔平原惟恐失士雖九筭者亦登陸
賈仰交貴人每千金而為壽今此君之技豈徒賢于九筭
此君之望又不必于千金伏望挽勺水於東溟讓纖塵于
巨岳早活轍鮒不索肆枯庶使積薪後來於蜀道師言待
詔于公車在此君不廢徃役之義在諸君益彰助役之仁
遺之他年永作嘉話

義助疏

蓋聞屢空終窶畸人抱拙之恒指困傾貲仁者賙匱之度
茲有同郡蕙田陸丈乃名儒海觀先生之子也趨庭髫歲
詩禮面授于嚴君通家弱齡風雅耳提于執友已乃擅留
舊物篋教遺書沙獵百子之林敏同閱肆浸淫二氏之奧
悟速環臺以故腹藏經笥行則秘書舌吐譚鋒坐則霏屑
古稱博物君子又奚讓焉但其室如懸磬地無卓錫晨寢
斷烟夜床穿月子雲逐貧而不去昌黎送窮而復來謀生
計拙鬼亦柳榆駭俗言高人多姍笑抑且後顧絕伯道之
胤偶耕喪奠缺之妻孤鰥獨四民已備其三窮貧病老一
身難禁其沓至嗚呼若伊人者字不堪煮文難療饑行將
餬口于四方何異嫫明之乞食枵腹于吾土復覩袁安之
卧僵一寒如此孰不憐之是用告我同志創彼遠圖醵金
幾兩買田一方俾其國課已畢尚餘數石之儲館俸雖虛
幸有卒歲之計即今生以為養周文先無告之民異日死
以為埋宣聖殯無歸之友在昔哀王孫而進食義以情生

戀故人而解袍感緣遇發况散金以市義金未嘗亡通財
以共朋財斯有用伏望挽勺水于東溟讓纖塵于巨岳早
活轍鮒不索肆枯罔俾郭元振專厥羨于當時亦有皇甫
規恥不與于此舉謹疏

禱雨青詞代澤山馮君作

伏以國以民為本既休戚之相關農以食為天必雨暘之
時若苟三時之不害斯九秋之告成爰摠忠赤之下誠仰
瀆穹蒼之上聽伏念某百里攸寄叨義錦之新裁萬姓
相依期禱禱之興詠序當炎夏邁此愆陽自五月不雨至
於六月祝融肆虐旱魃為災麗日當空何有萬頃之沃若
雲霓切望堪嗟四境之囂然是以謹率僚屬于某月某日

城隍廟行香云：開陽縱陰靡神之不舉省刑禁割胡志
之弗虔緬念瘡痍未起之後民命難甦催科方急之秋國
儲收係欲足民而足國在多黍而多稌豈大軍荆棘之未
除復小民屯悔之尚在惟神與我雖各司乎幽明惟神與
民亦當共其憂患伏望山出雲而滄鬱月離畢而滂沱油
然沛然普濟甘霖之澤既沾既渥大田枯槁之春則雨玉
兩珠不足擬其實而我将我享亦可報其成矣

北山禱五聖神青詞

信士某向叨神庇已擬賢科今應嘉靖某年會試久磨雪
劍莫一戰而策勳高躍霜蹄將千里而取道是以謹涓是
月是日之吉虔設茶筵燭燒永夜香結華堂獻爵伸百拜

之誠合歡共一醖之樂仰祈玄庇俯錫洪庥燕越長途而
風時若水陸並進舟車用寧僕馬爭先琴書生色一揮而
羣策畢屈三試而多士推雄名魁金榜慰十年佔畢之勤
聲滿皇都應一日看花之句

壽邑侯黃似礪先生悵詞有序

蓋聞觀天之能者專直殊其施觀地之能者翕闢異其軌
觀人之能者體用協其妙猗歟我人成能天地是故入而
狗道以尚其志出而成務以勤其官九德咸備上括之質
萃焉庶績惟熙大同之治興焉非天下之通儒其孰能與
於此於維我似礪公黃父母老先生八閩毓其秀九曲孕
其丰學承家範書破五車才摘國華詞流三峽方其研硃

閉戶濡墨臨池掇芳英於筌蹄辨淳漓於糟粕可使江都
避席河汾撒帷斲輪之神解舞劍之渾脫胡以加焉繼焉
學優則仕論定而官太白萬言謝荷衣於綺里仲舒三策
通桂籍於囂廊稟金馬之鉅才屈銅龜而小試於是拜專
城宰一方攬右轡擁前幢伏櫪卓号行人騏驥棲枳棘子
鳴岡鳳鸞琬才用違於百里信長益善於多將吾邑何幸
乃辱我公夫常熟吳之北戶也襟帶江海則封守收先鄒
魯東南則文獻有在錢穀歲百萬訟獄日十千加以寇
攘目之以凶札自非量能含垢仁足宣化才堪劇劇操可
範俗者夫豈能調高瑟而不膠其柱理亂繩而不棼其絲
哉我公之戾心也利器甫施樹無錯節首刃所向眼罕全

牛澤侔春露潔並冬冰荆玉不足喻其溫南金未足方其
彌朱書墨字無間暑寒戴星櫛風罔怠朝夕民曰父母咸
興孔邇之歡吏畏神明遐躡不欺之治寓撫字於催科豈
催科之無善政假力後而救荒胡救荒之無竒策省刑則
輕於蒲鞭教奸則察於鈎距乃積乃倉國儲鮮悞歲之警
我疆我理隣田解交爭之紛全吳賴以保障他郡為之質
成以故門無謁賓獄無滯囚解無猾胥市無酗夫田無碩
鼠野無吠麗較庠治狀可以四江東之三岑五潁川之四
長矣于是碑在行人之口聲在監司之耳簡書以揚之禮
弊以旌之萬戶助春四境生色昔大夫即墨來譽三秋晏
子東阿受褒再試較今於古有過無不及焉某竊惟脩已

及物其道一獲上治民其機神我公幼而佔畢匪章句爾
也以脩其有用之學壯而視篆匪簿書爾也以出其有體
之施由本達枝緣聲驗實觀天地之能者觀于公益徵矣
乃八月念有四日為公懸弧之辰夫以庇民之大德乃屬
少年之神君凡我邑子喜色相告舉手加額雖飲食而必
祝崩角稽首爰承筐之是將其等雖隸名于成均時領誨
於末座何當默々負此欣々於是搃箕範之福五彙堯封
之祝三播之聲律用代謳歌云爾其詞曰

宮桂飄香井梧搖翠一雙白鶴翩々朱衣白面忽覩玉堂
仙本是黑頭卿相吳民幸賴借三年尤堪羨御屏名姓已
列舜瞳前○四郊逢化日夜無刀斗晝有歌絃况堂中人

百八先生集卷之五
健庭下兒賢休論潘花陶柳從頭數宦績誰先還須慮徵
書促駕飛鳥五雲天

跋楚館陽秋

青樓曲多矣悉花月妖妝兩雲襲態誨淫教偷雖妍亦俚
好而知惡百未一覩信矣尤物之溺人也秋雨決旬門無
小車採醉睡而下五十品目條申一詞雖譎近於虐亦所
不諱庶不襲騷人刺語且附綴淫之義云爾世有饜駝峰
而嗜羊棗者觀此當一捧腹也登徒子題昔陶元亮賦聞
情極閨房之褻而不害為孤節宋廣平賦梅花單婉婉之
態而無傷於相勳故玉臺有詠香奩有集莫不膾炙於粉
黛好賞之士咸有取焉或曰豔歌麗詞狎侮鄙瑣取忌道

家當隨苦海信斯言也則鐵鑿道人應入拔舌之獄尚滯
黑齒之邦矣楊也渠首予也脇從議辟者猶或有差而況
染色外之色言空中之言滑稽為戲又藝文之支流歟即
渡苦海必攬慈航駛登彼岸無惑也予禱已久安事懺悔
景子夏五又書

